

人生 行板

# “妈，我是你的儿子啊”

■冯大庆

我的妈妈是一名退休教师。在风华正茂的岁月里，她就像一块万能砖，学校哪儿有需要，就住哪儿搬。语文、数学等科目她都能教，并且年年都担任班主任。

初中时，她成了我的班主任。一次班会课上，她拿起一块抹布，轻轻蘸了点水，在黑板上写下几个大字，随后拿起粉笔简单勾勒几下，立体感十足的标题便跃然黑板之上。那一刻，同学们都看呆了，而我心中充满自豪。

那时，她多才多艺：教工运动会上，她滑冰、打乒乓球都得了第一名；教师节，她为大家弹奏《土耳其进行曲》，惊艳全场；唱歌、画画、写字，她样样出色。在我心中，她无所不能，是我永远的骄傲。

妈妈75岁那年，阿尔茨海默病开始侵蚀她的世界。有个周末，我们一起吃午餐，她突然指着我的妻女问：“这两个人是谁？”我耐心地向她说明：“她们是您的儿媳和孙女啊。”她顿时乐开了

花：“白捡个孙女和儿媳。”她笑着，我的心却酸涩不已。

起初，妈妈还能记得我的电话号码。有天晚上，她下楼时脚步迟疑，神色有些不安地对我说：“咱俩关系是不错，但你不能在这住，邻居会说闲话的。”我瞬间愣住，一遍又一遍解释：“妈，这是我的家，我是您的儿子啊！”可无论我怎么解释，她都坚决不相信。我打电话给远在外地的舅舅证明我的身份，但一切都是徒劳。

后来，妈妈好不容易妥协了，她同意我住在楼下，却怎么都不让我住自己的卧室，还认真地说：“这是我儿子的房间，里面有他的重要文件。”夜里，我躺在床上，望着漆黑的天花板，心中满是无奈——我就在眼前，妈妈却把我当成外人。

为延缓记忆消退，我常在傍晚陪她散步、同她聊天。或许是同样的问题我问了太多次，妈妈似乎提前准备好了答案。我问：“今天吃的什么菜呀？”她眼

睛都不眨一下，脱口而出：“西红柿炒鸡蛋、大白菜、排骨。”可我心里清楚，她说的一样都不对。快到家时，她问我：“咱妈身体挺好的吧？”我会耐心地向她解释。第二天，在同一条路上，她又问我：“你妈身体挺好的吧？”那一刻，我心中五味杂陈，感觉自己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用。

妈妈不再认识我了，有时候她把我当成老伴儿，有时候当成弟弟，还有时候当成同事。我常常忍不住问她：“我是谁？”她总是回答：“不是儿子，胜似儿子，是给我养老送终的人。”每当这时，我多想大声地告诉她：“妈，我就是您的儿子！”可话到嘴边，又被我咽了回去。

这个曾为我解答无数难题的人，此刻却把“我是谁”变成最难解的题。

妈妈不认得我了，我的心仿佛被千万根针扎着。更让我揪心的是，她会频繁走丢，不止一次从家门口坐公交车到地铁站，然后又坐地铁去往一个连她自己都不知道的地方。为了能随时掌握

妈妈的行踪，我在家里装了3个摄像头，还给她买了定位手表。多亏了这块表，我的妈妈才免于迷失在城市角落。后来，实在没有别的办法，我把她送到附近的老年康养中心，一有空就陪她，周末、节假日开车带她郊游。那些时光，是我们一家人的珍贵回忆。

2019年，我搬家了。新居门口就有一家养老院，为了方便照料妈妈，我把她接过来了。这里的条件确实不错，尤其是护工，认真负责。然而，妈妈对我越来越陌生，笑容里多了一点讨好、客气。我看着她，仿佛听到她在心底疑惑地问：“这是谁？他怎么对我这么好？”每每想到那场景，我的泪水便在眼眶里打转。

如今，妈妈去世已经4年多了。余华在《第七天》里写道，“亲人的离去不是一场暴雨，而是此生漫长的潮湿”。妈妈的音容笑貌，她的点点滴滴，都烙刻在我的生命里，成为我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思念。



▲“雪山”来客

万芝锋 摄

好书 共赏

## 面向个体，照亮万千可能

——读《面向个体的教育》有感

■曹小丽



面向个体的教育

李希贵 著  
教育科学出版社《面向个体的教育》  
李希贵 著  
教育科学出版社

近期，我阅读了李希贵校长的《面向个体的教育》，其质朴的文字叩击心灵。在我看来，这是一个指导教育者遵循教育规律的指南针，是一份针对教育缺失而发起的倡议书。书中一个个鲜活的案例与深邃的哲思，颠覆了我“塑造”与“规训”的惯性思维。我体会到，一个教育者的眼光若仅停留于“纠正不足”，便可能错失“发现可能”的璀璨星空。

书中说，“我们太看重把一个孩子塑造成什么了，以至于我们忘记了他们实际上可能会成为什么”。当我们从“硬教育”和“被成长”中抽离出来，就会意识到，“发现”才是教育者叩开学生成长之门的密码。我们应当基于孩子内在的动机和兴趣，综合孩子的素

质，遵循孩子的兴趣，帮助孩子实现属于自己的成功，成就属于孩子自己的未来。

在这条“发现”的路径上，学校不再是空泛的场所，而是充满人文力量的教育环境；课程不应标准化与格式化，而应为不同学生设计不同轨道，强调个体认识的独特性和经验的自我构建；教育者放下“标准化模具”，以敬畏之心寻找个体生命的独特性；学生们不再是被动的学习者，而是志趣相投的团队，是自主与自律并存的公民。

有一种“放手教育”，不是不作为，而是顺应成长，满足所需。教育生态的创设与培育，不是“明星校长”的光环，而是全体团队的智慧。正如李希贵校长所述：只有形成一个又一个教育家群体，才是面对不确定性未来的希望。

“发现”的价值，还在于为“个性化”成长铺设轨道。我们应该发现、关注个体的不同，“多一把尺子，便多一群优秀者”。十一学校开设丰富的自主选择课程，形成一生一份的独特课程表，这一实践引发我的思考：当戏剧、摄影、机器人编程等成为学校选修课，学生就能发现热爱、走近热爱，迸发惊人的创造力。当教育从“你应该成为什么”转向“你可能成为什么”，那些曾被遮蔽的闪光点——敏锐的共情力、天马行空的想象力、执着的工匠精神，终将成为照亮生命个体价值的星辰。

李希贵校长及其团队在新的生态园里挖掘每个孩子的生存需

求和生存价值，使之在高深的数学里迎接挑战、在科学探究实验里享受乐趣、在戏剧舞台上创意表达，从而萌发出不一样的人生追求。他们在育人的生态园里，挖掘出潜能，挖掘出个性，使孩子逐步走向成熟，学会生存，成为公民，成就独特人生。

过度的焦虑，源于对生命可能性的不信任。我们若用单一的标尺丈量孩子，则会抑制孩子的多元发展；我们应给予孩子丰富的舞台，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。当教育者不再追求整齐美观，不再追求“百分百”的分数，收获的将是学生百分百个性化的成长。爱因斯坦说：“每个人都是天才。但如果用爬树能力来断定一条鱼有多少才干，它整个人生都会相信自己愚蠢不堪。”当我们急于将孩子塞进预设的模板时，或许正在亲手关闭他们通向星光大道的门。

“面向个体”是生态教育的起点。这本书不是教育方法的简单罗列，而是对教育本质的追寻。真正的教育从不是流水线上的批量生产，而是一场教育者与学习者共同参与的发现之旅。

当我们学会用发现的眼光替代“纠正”的执念，用等待花开的耐心替代过度的焦虑，教育便能超越标准化困境，在尊重“个体生命”的律动中，抵达各美其美、美美与共的理想之境。这或许正是作者留给所有教育者的启示：教育者的伟大，不在于塑造了多少预期中的模样，而在于唤醒了多少意料之外的梦想。

园丁 看台

暮春，江风裹着油菜花的甜香，在鹅鼻嘴公园的芦苇荡里打着旋儿。在第三十三届“世界水日”与第三十八届“中国水周”交汇之际，接到江阴市河湖治理和水资源管理中心的邀请后，我和江阴市散山湾实验学校满天星中队的孩子们一起捧着《保护水资源倡议书》，手牵手踏上长江水资源的探秘之旅。

在江阴长江大保护展示馆内，我指着青铜水纹盘对孩子们说：“看，这是古人智慧的结晶。”北宋漕运图在电子屏上缓缓展开，学生跃跃欲试，轻触屏幕，指尖抚过元代水闸上的木构雕花，好奇地问：“老师，以前的取水人能不能听见江豚唱歌？”讲解员掏出怀表，表盖内侧嵌着的民国时期水利图纸与展柜里泛黄的《江阴志》残页相呼应，两代人的治水智慧在此刻相遇。

“孩子们，这就是帮助江阴洪水北排的伟大水利工程——定波水利枢纽。”孩子们围坐在青石台阶上，倾听着它的丰功伟绩。当听见它每秒调控千吨水流时，平日腼腆的男孩扬扬突然说：“老师，原来我们每天刷牙用的水，都是这么多人托举送来的呀。”春风掠过江面，抚平了少年们此起彼伏的惊叹声。

我们走进城市供水的“心脏”——江南水务小湾水厂。孩子们穿上实验服，尝试调配明矾溶液，看到试管里浑浊的江水生出晶莹的絮状物，“水宝宝在跳芭蕾舞呢。”学生缪缪屏息凝视着沉淀池，发出感慨。沉淀、过滤、消毒……当看到自己采集的江水样本最终变成清冽的自来水后，43只小手郑重地在倡议书上按下指印。学生望溪悄悄把心愿卡系在观景台栏杆上，在江豚雕塑旁写下一段工整的文字：“长大后，我要给长江做检查。”

归途的大巴上，孩子们看着车窗外，江鸥掠过，那些心愿卡在风中飘荡，像是万千绿色的蒲公英，小小的愿望乘着春风飘向远方。长江的浪花轻轻拍打着定波闸的基座，温柔地回应这群“节水小卫士”的誓言。

诗苑 撷英

## 春天的三种声音

■张培亮

春风，轻轻吹拂着柳枝  
鸟儿腾身跃上枝头  
婉转的歌声洒落大地  
晨曦微光，照亮沉睡的万物  
生命的旋律在春天奏响

鸟儿的歌唱  
是春天最动听的声音

小溪从冰雪中苏醒  
在鸟儿的轻鸣声中欢快地奔跑  
抚摸着石头，低吟着希望  
春天的气息，在流水声中传递  
那是大地复苏的呼唤

溪水的涌动  
是春天最轻柔的声音

花朵在阳光下轻轻绽放  
散发着清香，吐露出娇艳  
春天的魔法让生命焕发新的色彩  
红的，白的，紫色，黄的  
合奏出春天的交响

花开的声音  
是春天最悦耳的声音

## 湖边的清晨

■章铜胜

我是喜欢静的人，待在家里的时间偏多。尽管如此，我的心里仍然会深藏着一个想要逃离现实的想法。现实之外，我的内心需要诗和远方。

我是一个分外恋家的人，喜欢居家生活的简单、随意。不上班的时候，只要没有什么要紧的事要做，我一般都待在家里，特别“宅”。“宅”在家的日子，对我来说，最远的行动大概便是清晨到公园的湖边散步。

清晨起来，去公园的湖边，随意走走，四处看看，你总能发现一些新鲜、有趣的事情。太阳刚出来，还挂在湖对面楼群的顶上，湖边的树笼罩在阳光里，清新明媚。即使每天同一时间起床，准时赶到湖边，站在相同的地点看过去，那些太阳所在的位置也是不同的。由春入夏，太阳是一天天升高的，看到太阳一天比一天升得高一点，自己也会生出是否贪睡迟起的疑虑来。而到了秋天，太阳起得比我还要略迟一点，太阳大概也是会偷懒的。如此想想，我便释然了，只是每天依然会沿着湖，悠然地散散步，看看太阳，看看湖边的风景，看看湖水。湖面上的一道阳光，仿佛是随着晨风荡漾，轻松又随意，像是贪玩的孩子，一门心思地玩玩具，或做着自己的游戏，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从来不会在意有没有人注意他，也不希望有人打扰他。

喜欢晨泳的人，聚在临湖的亭子里，我每次路过时都会看看他们，他们四季都在那儿聚着，都是在清晨——我真佩服他们的毅力。初夏的时候，晨泳的人似乎更多一些，也可能是天气暖和了，他们逗留在那儿的时间更长了。今天早上，从亭子边路过时，我听到一个大爷和一个刚从湖里游上岸的熟人打着招呼，他说：“真热闹啊，就像一个澡堂子。”正在亭子里冲洗更衣的人们笑呵呵的，随意而开心。

湖边树林里的鸟，是勤快的，它们和我打着招呼。在树林里，即便是循着鸟声望去，你也难以找到它们，甚至分辨不出它们的叫声，只能听到叽叽喳喳，一片嘈杂。小鸟们以无我的热情站在树梢间，欢快地唱着晨曲，抒发着自己的快乐，把它们的快乐告诉每一个路过的人，真让人感动。路过的人们很少去看那些鸟儿，他们大概和我一样，听不懂一群鸟的快乐。他们的心里有着各自的快乐，藏在清晨湖边丝丝缕缕的阳光里，藏在湖边弥漫的雾气和微小的波澜里。这快乐是微小而又捉摸不定的，在清晨的湖边，随意而又悠然地生出，又淡去。

湖心长堤上的风比湖边稍大一些，从荡漾的湖面上吹过，空阔而无碍，轻淡而又诗意。我喜欢在湖心的长堤上迎风慢跑，任风吹起衣襟，拂过面庞，掠过发梢。我喜欢在湖边迎来清醒的一天，心情如风轻，如水润，如阳光明媚，如绿树清新，也如鸟声欢愉。湖边的清晨，足以打开清澈而又明快的一天。